



资料图片



民国时期的车站站台



车站外面等活儿的脚夫



等待上车的旅客



旅客上车时的场景



当时的一等车厢内部

民国火车车厢分等级 郭沫若坐不起头等车

民国的客车车厢实行等级制，一般分为头等车、二等车、三等车。这三种车舒适度、待遇、票价等差别明显。民国有调查显示，20世纪30年代，全国教师平均月薪仅16.25元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坐头等车从南京去趟上海，得花去大半个月工资。郭沫若曾经在一篇文章提到，自己只坐过三等车，根本不知道头、二等车里究竟什么样。

头等车座位宽敞 三等车煤灰一身

头等车最舒服。设备华丽，座位宽大，地下铺有地毯，化妆室、卫生间等一应俱全。叶圣陶的童话《含羞草》形容头等车的舒适：“椅子是鹅绒铺的，你一坐下去，周身密贴，软绵绵地，把你托住了。”二等车装饰设备略逊于头等车，也是软垫椅，座位较为宽敞。三等车设备最简单。车座是硬板，而且极为逼仄。尤其是到了晚上，灯暗、人多，没法看书报，也没法睡觉，民国人说晚上坐三等车简直就是旅行地狱。

在客车排列上，三等车一般紧挨着火车头，其次是二等车，最后是头等车。原因很简单，离火车头越近，震动越厉害。如果火车发生意外，也是越靠近车头越危险；此外，离火车头越近，火车煤灰飘得越多，弄得

得灰头土脸。俞平伯曾说过，坐三等车到站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抖一抖身上的煤灰。

不过，到了寒冬，客车排列又会反过来，头等车最靠近机车，二等、三等随后。这是因为火车暖气里的热水都是从锅炉流出来的，自然是离机车越近，暖气越热。

民国铁路规定头等、二等车有专门的售票窗口，这些窗口人少，买票不挤。三等车的售票窗口往是人山人海。郁达夫有一次乘车从上海到杭州，身上只带了十块钱，打算买张三等票。他急匆匆跑到火车站，发现排队买票的人实在是多。这时他突然看到有个窗口人很少，赶紧冲过去买了张票。他以为捡了个大便宜，等到上车才发现，自己买到的原来是张三等车票。

郭沫若名满天下 却坐不起头等车

待遇不一样，是因为票价相差悬殊。民国铁路客运票价一般实行两种价率，一种是“一二四制”，一种是“一二三制”。前者二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二倍，头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四倍；第二种价率，二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二倍，头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三倍。比如一份1927年的沪宁铁路客票价目表上，从南京到上海，三等车票价2.5元，二等车票价5元，头等车票价10元，这是“一二四制”。不论实行哪种价率，头、二等车票价都

比三等车贵不少。再加上头、二等车一般附带卧铺，买卧铺需要另外花钱，所以在民国，坐头、二等车，尤其是头等车，是一种较为奢侈的享受。民国有调查显示，30年代，全国教师平均月薪仅16.25元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坐头等车从南京去趟上海，得花去大半个月工资。郭沫若曾经在一篇文章提到，自己只坐过三等车，根本不知道头、二等车里什么样。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，此时的郭沫若32岁，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文人。

三等车设备较差 乘车旅客受歧视

在民国坐三等车，不光设备差、条件艰苦，更不能忍受的是铁路工作人员的歧视与傲慢。歧视从没上车就开始了。民国一位评论家曾亲眼目睹这样一件事：一位三等车乘客“恭而有礼”地向一位车站工作人员询问票价，该工作人员“初则仰首望浮云，俨若罔闻。再问之，则说道‘那不是有字吗？’”。火车站里为旅客搬运行李的脚夫也知道看人下菜碟，有三等车旅客上前求助，他们往往不理不睬，敷衍应对。上车之后，查票员、茶房各色人等纷纷登场，对三等车乘客大加歧视。老舍的小说《火车》刻画了两个活灵活现的火车查票员。在三等车里他们俩全都板着脸，一脸威

严。到了二等车里一个依旧板着脸另一个则露出笑脸。在头等车里两个人都面带笑容。梁实秋也讲过一个段子：夜间查票时，查票员怕吵醒乘客，在头等车上一一般是轻声细语。到了二等车，嗓门就提高了一些。到了三等车，不光大吼大叫，还会粗暴地推醒乘客。民国时期流行付“小账”，也就是小费。当时在火车上喝水也要给“茶房”（车上送水的服务人员）小账。梁实秋的小品文《小账》写道，当时坐二三等车的人，给了“小账”之后，茶房还总想再多要点。但是在头等车上一一般是给多少就老实接着，从不敢说闲话。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头等车厢坐的是什么人，不敢胡来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梁启超为徐志摩证婚 批其用情不专

身为新月诗派代表的徐志摩对梁启超极为崇敬，在北大拜梁启超为师。梁启超虽爱才如命，但却性格刚耿，率真诚挚，他喜欢爱徒徐志摩，但却看不惯徐志摩的私人生活。徐志摩留学英伦期间，结识了好友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。徐对林一见钟情，便向发妻张幼仪递交了离婚通知书。后来，林徽因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。徐志摩转而追求京城有名的交际花、北京大学教授王庚的妻子陆小曼。

1926年10月3日（农历七月初七），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婚礼上，梁启超作了有史以来最坦诚、最直率、最另类的证婚词：

“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，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，更不值得鼓励——

徐志摩，你这个人性情浮躁，以至于学无所成，做学问不成，做人更是失败，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！”

陆小曼，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，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守妇道，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，离婚、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，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。

总之，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！这就是我

据光明网

徐悲鸿终生憾事 未能结识高尔基



钱丹在《人民政协报》撰文指出，1934年春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发出邀请，请徐悲鸿等去莫斯科、列宁格勒等城市举办画展，而徐悲鸿认为高尔基代表了“新思想的权威”，也想乘此机会结识高尔基，于是便欣然答应。随后中国国画展览会便在莫斯科红场历史博物馆拉开帷幕，参观中国画展的人非常踊跃。

徐悲鸿到苏联后，曾写信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吴南如，请他务必帮忙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系，请求高尔基为他正在举办的画展写一篇序文。吴南如答应相助，但他的努力却碰了个钉子。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以“高尔基是文学权威而非美术权威，从专家眼光看来并非所宜”为由，没有同意。之后，徐悲鸿又请吴南如再去商谈一次。可是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又以高尔基病重为由推辞了。未能结识高尔基，成了徐悲鸿一生中难忘的一件憾事。

据光明网